

## 转注造字法及转注字的学术价值

王礼贤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本文从《说文解字》所下定义和所举字例着手,阐述了转注造字法作为一种专为同义词造字之方法的内涵和特点,进而论证这种造字法并非只是简单地创制了一些字符而已。指出其对保存并丰富汉语词汇、推动汉语词汇向双音、多音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史、语音史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转注造字法;转注字;组词材料;词汇史;语音史

### 一

关于转注造字法,许慎《说文解字》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黄侃先生谓:“‘建类’者,言其声音相类。‘一首’者,言其本为一字。‘同意相受’,又言别造之文其有受有所受也。”<sup>[1](P79)</sup>这段话,对许慎的定义在形、声、义三方面都作了剖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作如下解释:

所谓“建类一首”,盖指为新造字找个与之所要记录的语言中的词音读相类的字,再为它配上一个部首;所谓“同意相受”,盖指所配部首须与所要记录之词的词义相同或大致相同,以便将这个部首的意义授与新造的字。

以“考”字为例,“丂”是与这个新造的“考”所要记录之词音读相类的字,再为它配上从“老”省写的部首,而作为部首的“老”则与新字之义相同,于是,新造的“考”所要记录的词义便由部首所授而得之。如此分析,许慎对转注下的定义和举的

例字的相互配合,还真说明了问题。但是,须得明白的是,在“考”、“老”两字中,“考”才是合乎定义的转注字例;而“老”并非其例,它只是用来说明制造转注字时“别造之文其有受有所受”的部首。

### 二

黄侃先生说:“一义而数声者,依声而制字,则转注之例兴。”<sup>[1](P79)</sup>然而,对这个专为同义词创制书写符号的造字法,历来误解多有。笔者以为造成诸多致误之由,在于都误将许慎所举“考”、“老”两字皆视为转注字例。殊不知观此两字,就是依许慎的分析也无同一的造字原则。许慎谓:

“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考”,从“老”省,“丂”声。

既视本无相同造字原则的两字皆为转注字,则它们唯一共有的便只是“同意”而已。于是乎,以“同义”为本,各执一端:或从形上释转注,如清代江声《六书说》所言者;或从声上释转注,如近代梁启超《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所言者;或

收稿日期:2002-06-04

作者简介:王礼贤(1947-),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以用字之法为释,根本否认转注为造字之法而只是已有字间的互相训释,如清代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所言者;甚至还有以“考”字左回,“老”字右转为说,如唐代裴务齐者,就简直是近乎拆字先生般的胡扯了。

当然,视“考”“老”同为转注字的字例,也不能说全由于诸多学者的不够精细。因为,按许慎说解六书的惯例,原是每一书均举两字为例的,如象形的“日”“月”、指事的“上”“下”、会意的“武”“信”、形声的“江”“河”、假借的“令”“长”。问题就出在许慎解释转注这一书时,偏偏不循惯例,而只有“考”字才是合乎自己所下定义的转注字例,“老”仅仅是用来说明“考”字字义之所由授者。这是他在为各书举例中的唯一变例。从六书的六对字例中分析,恰恰也只有“考”“老”一对同义,这也说明,转注是一种为同义词造字的方法,而为点出其特殊性,许慎才不得不作变通。

### 三

关于“老”只是授与新字字义的部首而非转注字例,也不是没人注意到。如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人’、‘毛’、‘匕’为‘老’,‘寿’、‘耆’、‘耄’亦老,故以‘老’字注之。”他虽将“老”并非转注字例而只是个“同义相授”的部首说清楚了,但又以为诸字皆“授意于‘老’,转相转注,故谓之‘转注’”<sup>[2](P331)</sup>则仍有偏差和误解。固然“寿”、“耆”、“耄”诸字皆受意于“老”而能“转相转注”,但绝不能以此来解释“转注”这一名词术语。

其实,和“假借”一样,“假”便是“借”,“转注”也是以两个同义词组成的并列式复音词,其中的“转”也就是“注”,“注”也就是“转”。将部首之义“转”“注”入新造字中,从造字的角度衡量,命名其为“转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徐锴以“转相转注”来作“转注”的解释,不单倒因为果,且将“转注”化为字与字之间的一种训释关系。若以果推因,则几个转注字间之所以可“转相转注”,是由于它们皆从同一部首受得字义,是转注之专为同义词造字的必然结果。如“到”字和“臻”字皆与部首“至”“同意”,相与受得其义,所以才以“转相转注”。但“到”和“臻”两字间,并无字义的授受关系。

### 四

如前所述,转注字是专为同义词造字的一种特殊造字法。人们或许会问,既然同义,何烦另造?这便产生了一个转注造字法缘何而来的问题。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语言从来就不是凝固不变的,当语言在时空的绵延中,指称同一事物的词常常会由于异时异地而发生变化,为有效地追随这些变化,并忠实地记录下来,便有了转注字的产生。如父是古今各地都用的词,为它造个“父”字并不奇怪;但从地域分,北方称“爹”,南方呼“爸”,意义虽同,称说有异,也不得不为之各造新字,而欲表示其同义,找个意义相同的部首“父”组成新字是最合理也最方便的。

从学术角度看,我们可千万别轻视了转注字,不要简单地认为转注不过是为在时空绵延中产生的同义词造了几个字符,其实,转注字对我们使用的汉语以及我们研究汉语,都十分重要。兹将它们分述如下。

### 五

转注既是为产生于广大地域、悠长时间中的同义词造字的方法,那么,毫无疑问,用转注法所造的字为汉语保存了大量同义(或意义十分相近)的单音词,不使它们自生自灭或者即生即灭,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失落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因而,为后世乃至近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包括多音词),留下了宝贵的组词材料。

《说文解字》:“耆,老也”;“考,老也”。“耆”、“考”两字都是受意于部首“老”的转注字,也都载录于《说文解字》中,可见它们是汉语较古时期的同义词。现代汉语中,“耆”作为一个词语,几近死亡,“考”虽还能单独使用,却只表示考查之义,与古义相去甚远。然而,就因为这两个转注字留存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如今已经消亡的“老”的同义词,才有了“耆老”、“耆宿”、“寿考”这些汉语词。

《说文解字》:“馨,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又:“馨,香之远闻者。”但是,未收录“馥”字,只是到北宋初,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才在增加“新附字”时加以收录,曰:“馥,

香气芬馥也。”“馨”和“馥”都是从部首“香”得义的转注字,虽说两字记录的都是与“香”义十分相近的词语,但“馨”记录的是先秦单音词,而“馥”似乎是为秦以后出现的与“香”义意相类的新词所造的转注字。“馨”字,不仅有《说文解字》中引录的先秦用例,《诗经》中也有用例,如《周颂·载芣》:“有椒其馨。”《大雅·鳧鷖》:“尔殽既馨”。“馥”字在先秦典籍中似未见用例,到汉以后才有用者,如《隶释·汉冀州从事张表碑》:“遂播芳誉,有馥其馨。”看来《说文解字》收“馨”字而“说文新附”收“馥”字,说明了两字(当然也是两字记录的两个单音词)的先后历时性。如今,作为单音词,“馨”和“馥”都不复使用,但就因为“馨”、“馥”这两个记录它们的字,才未让它们消亡、失落,才有了“馨香”、“馥郁”、“馥烈”这些双音词。

《说文解字》:“见,视也。”这个以“见”为部首的“视”虽与“见”义同,但如今也不单独使用,作为单音词,已然不复存在,但它却被用作组词材料,组成了“视力”、“电视机”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双音词、多音词,而“见”则或单用或另组新词,如“看见”、“见识”、“见到”等。

《说文解字》:“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虽说作为以“犬”为部首的“狗”这个转注字所记录的单音词一直到今天仍在用,且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基本词汇中的一员,“犬”作为单音词则久已消亡,但它们却可各组各的现代语词,如“走狗”、“家犬”等。

总之,转注对保存并丰富汉语词汇贡献巨大。不仅如此,从某种角度说,它的让共时或历时的同义词并存的作用,也对汉语词汇从单音词向双音词乃至多音词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六

同样,因为给异时异地的同义词造字,转注字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汉语,特别是汉语之历史面貌的可贵材料。如《广韵》曰:“爹,北方人呼父。”《集韵》曰:“吴人呼父曰爸。”这“爹”和“爸”两个转注字皆以“父”为组字部首,义也相同,它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爹”“爸”作为语词的地域性由来已久,也告诉我们“父”自古迄今都有超方言的作用,从来就是南北通用的“雅言”,倘非如此,岂会用

“父”来作为“爹”、“爸”两字的部首!

下面,分别从地域和时间两个方面,对转注字为我们留下了研究语言的宝贵资料,作一点分类式的阐述。

《说文解字》:“夥,齐谓多为夥。”“夥”这个以“多”为部首组造的转注字,虽然如今只作“获益甚夥”这类用法时还有多的意义,一般已引申而又同“伙”了,但它却为我们留下了研究古代齐地之方言的资料。

《说文解字》:“齐谓黑为黠”;“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前一个以“黑”为部首以“卢”为声符组构的转注字,记录的当然是与黑义相类的同义词,但后世很少用到,而多用“卢”,如汉代扬雄《太玄·守》:“辞于卢首不殆。”范望注:“卢,黑也。”“卢”,和加上部首“黑”的转注字记录的虽是语言中同一个词,但“卢”的词义须注解才显现,而加个部首“黑”,作为转注字,则让人一见字形便晓其义,且让我们明白“卢”所记录的语音外壳中包含黑义的这个词来源于古代齐地的方言。因为“卢”字和用它作声符再加部首“黑”组构的转注字,记录着同样的语音外壳,前者是后者的声符,而对后者,即加部首“黑”的转注字,《说文解字》曰:“齐谓黑。”至于“黔”,如今虽是贵州省的别称,且“黔驴技穷”这个成语说明此义之用并不太晚近,但从该字是个以“黑”为部首的转注字,我们更明白,它的制造原来必是用之记录更古的表黑义的语词的,而一查《说文解字》,即知道“黔”本是古代秦地的方言。若将“黠”、“黔”比较,我们又可分辨,同时古代,表黑义的词语,齐地与秦地并不一样。

## 七

除了上举转注字为我们留存了研究汉语词汇之区域性的宝贵资料外,下面再举些可用来研究历时性的语词材料。

《说文解字》:“专业分工‘赭,赤色也。从‘赤’。”还举了《诗经·周南》的用例。这个以“赤”为部首的转注字,如今虽已基本无人用它,但从《说文解字》所引例证看,曾是春秋时期包括春秋以前使用的词语,因为所引诗句出自国风周南之什的《汝坟》,是民间吟唱的诗句,是当时老百姓使

用的鲜活语词。

《说文解字》：“船，舟也。”徐铉“说文新附”：“舸，舟也。”“船”、“舸”都是以“舟”为部首造出的转注字，意义基本相似(虽然扬雄《方言》谓“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但《三国志·周瑜传》说“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却指小船，适见“舸”略同于“船”，乃舟之泛称)。两字中，“船”虽不见于《诗经》这样重要的语言资料，却见之于《庄子》，其《渔父》曰：“有渔夫者，下船而来。”“舸”字殆因不见于先秦文献，才未被许慎收录于《说文解字》，直到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才增入“新附”中。上述情况说明，“船”、“舸”两个作为泛称舟的同义转注字中，虽说“船”在现代汉语中属基本词汇，而“舸”只属于一般词汇，但“船”这个语词悠远得多。“舸”作为舟的泛称，也许到秦以后才在长江以南地区开始使用。

## 八

此外，转注字还能让我们用来探索汉语语音在历史中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义类而音近，音近而义通是研究语言文字的重要原则，而转注恰恰是为同义(或意义十分接近的)词造字的方法，一组以相同部首分别所造的转注字，比较它们的音读变化往往能提示汉语语音的变化轨迹。

如在上文提到的《三国志·周瑜传》中，不仅有“舸”的使用，还出现了“艦”(今简化作“舰”，下用简体)字：“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此字也不见于《说文解字》，《集韵》谓“舰，战舰。”这个字后世虽多指称大的战船，但也常用作舟的泛称，宋代陆游《舟行钱清柯桥之间》诗“儿童鼓笛迎归舰”句即是其例。那么，“舰”也和“舸”一样，都是以“舟”为部首造的转注字，它们的意义或指大船，或泛指船。

“舸”字，《广韵》胡豸切，“舰”，《集韵》户豸切，发音同属今 g、k、h 一组声母。但是，“舸”今音 gě，乃属 g、k、h 一组声母，而“舰”今音 jiàn，则另属 j、q、x 一组声母。这正好证明 g、k、h 一组声母在中古以后确实有了分化，其中开口呼、合口呼者不变，发音乃属 g、k、h 一组声母，而其中齐齿呼、撮口呼者，则成为今发音为 j、q、x 一组声母的来源之一。

也许是因为语音有了分化，语义也才真正变得各有专司。今音乃属 g、k、h 一组声母发音的“舸”泛指舟船或大船，而另属 j、q、x 一组声母发音的“舰”则专门用以指称战船，不再泛指一般的舟船。

### 参考文献：

- [1]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Mutually Explanatory Character Approach and Its Academic Value

WANG Lixi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ly explanatory character approach are a major concern in this article. Many people assume that mutually explanatory character approach merely create some new characters. But taking the definition and examples given in Hsü Shu's *Shuo-wen*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at mutually explanatory character approach, specially devised for synonyms, has much greater significan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erving and enri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Chinese an impetus to develop towards disyllable and poly syllable words. It is of extraordinary academic value i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lexicology and phonetics.

**Key words:** mutually explanatory character approach, Zhuanzhu characters, elements used to form words, history of vocabulary, history of pronunciation

(责任编辑：卢大中)